

救恩 門內門外

如雲

七月初我興沖沖地拿起電話打回家告訴母親，我定妥的回台行程，意外地母親根本無視

於我歸心似箭的喜悅，卻幽幽地告訴我一件噩訊——姨婆去世了。她逕自接續着說，

「三月裡，無意中我得知她肝癌已有一段時日，我趕緊抽個空去台中看望她，那天短暫的相聚居然是我們在世最後一次的見面，我們愉快地暢談往日趣事。最後她懊惱地對我說『我們這輩子都將丈夫、兒女照顧得太週到了，現在年老時想想其實是害了他們，有天當我先離開世間，最令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起生活五十幾年的老伴，誰來照顧他呢？』」

聽到這兒我急急地插入積存心中已久的疑惑，「媽！你們這最後一次談話中，姨婆有沒有告訴你要信耶穌？」

「沒有！」母親答得十分肯定。
沒有？我的心涼了半截，心的深處不斷浮

出更多更多的疑惑來。

我的姨婆是母親的遠房親戚。母親幼時家裡非常窮困，外祖父沒錢供孩子們唸書，當母親在鄉下唸完小學就被送到市區阿姨家幫忙。姨丈是個婦產科醫生，在家裡樓下開設了間私人婦產科醫院。母親向來乖巧勤快，到了阿姨家甚麼活兒都幹，帶小孩、清掃等樣樣肯動手，不久因着母親的天資聰穎及馴良的性格，姨丈開始讓母親學習接生嬰兒的護理工作，直到母親結婚時才離開他們。阿姨家猶如母親的第二個娘家。

我長大信主後，有一件童年往事令我回憶起來格外的深刻鮮明。小時候暑假裡，我曾到姨婆家小住些日子。有一次我記不得我們小孩子要去哪兒，但是臨出門前，我們被叫到姨婆房間，她則從桌上一個玻璃小罐拿出小錢，一個一個發給我們。直到我信了主後，有個主日

在教會裡看着遞過來的奉獻袋，我突然想起這件往事，我才明白那天我們是去教會。當時姨婆發給我們的小錢，是要我們帶到教會奉獻給上帝的。突然間我彷彿找到至親好友般的驚喜，我認定他們是去教會的，他們是基督徒，而我，一個與神無份無關的人，竟然也蒙神憐恤成為神的兒女，與他們同為一家人啦！

信主第二年，父親來美旅遊，我們有機會一起會晤了姨婆的女兒、女婿。我興奮地與他們分享着重生的喜樂，熱切地期盼他們與我有相同的迴響。誰知，阿姨竟這般興高彩烈地回應我，

「是啊！那本又厚又重的聖經真是很管用，每年醃積酸菜時正好拿出來壓在上頭哩！」

嚇得我心極其不安。

忽然，旁邊的父親轉向姨丈插句話，「你們信耶穌是不就是一種心理作用？」姨丈神祕地一笑，同時不加思索地點點頭。只見父親一下子如釋重負地脫口而出，「哦！我就是這麼認為嘛！果然不出所料！」急得我不知所措，面對父親卻又窮詞找不出話回答。心裡又氣又惱，心想：被他這麼一搞，恐怕日後老爸要信主也難囉！

對於一個信主不久的我當時真不明白，基督徒家庭的兒女對信仰竟是如此這般。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心頭團團疑惑。

二十年後，這次暑假回台兩星期，湊巧遇上姨婆的追思禮拜。那天母親與我起個大早由台北趕到台中，追思禮拜在一基督教長老教會

舉行。坐在教堂裡，聽着熟悉的聖歌，細細的讀着程序單上生平簡介，這才知道姨婆是年青留學日本時受洗成為基督徒的，而全篇介紹就僅此一句提到她的信仰。我再將她的訃文拿出來仔細讀着，六大張紙內介紹了她的童年、婚姻、家庭及生前為人一誠懇待人，能者多勞、持之有恆，學無止境。這些都是我們熟知的她，但是她與上帝的關係如何呢？我尋遍了全篇她的一生事略，竟找不出絲毫她個人與上帝的連繫。

於是我忍不住側身輕聲地問身旁的母親「媽！姨婆活着的時候，曾告訴你要信耶穌嗎？」

母親深思片刻後搖着頭說「沒有啊！」
「她自己都很少去教會的！」母親又追加一句。

哦！我終於死了這顆細細追究的心。雖然當年她給了我一個小錢帶到教會奉獻給上帝，雖然她使我生平第一次踏進教會，雖然她死後在教會作追思禮拜，雖然生平簡介記載着她受

洗成為基督徒，但是她平生極少去教會，沒傳福音給親人。我仍沒資格評論她是在救恩門內或門外，並且死者已矣，我已沒有機會去追究或彌補啦！而活着的人卻是刻不容緩了，將來有一天當我面對耶穌時，耶穌輕聲問我，

「你有沒有告訴家人要信耶穌？」

「還有，你知道聖經是甚麼樣的一本書，」

「你清楚知道信耶穌不是心理作用！」

喔！那時我雖然在救恩門內，看着哀哭切齒的家人親友，恐怕我也只有痛哭哀號了！

不威風。

這人的出身以及其下場，可以說得上是一幕鬧劇，但也是一個社會犯罪檔案，和還沒了結的刑事案件。

話說一九二零年在美国匹茲堡的一個工人梅斯(MASS)夫婦生了一個女兒，取名馬達蓮(MADALYN)。梅斯本是長老會的信徒。也許是社會與經濟環境所造成，或是父母對這女兒管教無方，馬達蓮不但學業無成，也沒有好好工作。到廿二歲(1927年)便與一位名叫William Murray II的陸軍軍官離家私奔。五年後生下一兒子，取名William (Bill) Murray III。她也把自己的姓改從了夫姓，叫MADALYN MURRAY。那時她已經與這男友結了婚。但生下兒子後卻要與丈夫離婚，原因不詳。可是她的丈夫是個天主教徒，天主教會不准離婚。也許因為這樣，或許有其他原因，使馬達蓮對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十分憤恨。

無神論的教主

可人

美國近代史最可悲的一頁，莫過於六十年代最高法院通過立法，禁止在公立學校作早禱和限制或禁止校內的宗教活動。這不但完全離棄美國這個國家的立國精神，也造成學校只有智育而無德育教育。以致後來青少年罪案泛濫，校園凶殺層出不窮。有人歸咎於社會風氣，家庭問題，不知有沒有想到這是六十年代這個法案所種下的惡果。

這項法案之能夠提出與立法，以及跟着而來興起的無神派組織，到處興風作浪，作反基督、敵基督的宣傳與活動，其始作俑者原只不過是一個不學無術、粗言穢語的失婚婦女。她卻因此一舉成名，名成利就。她的大名就是：Madalyn Murray-O'Hair。她在六十與七十年代間領導美國無神反神活動，風生水起，出盡風頭，儼然以無神派領袖或「教主」自居，好